

打磨法治重器 厚植为民初心

□陈国庆

法治,是治国安邦的坚实重器,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坚固基石。近期央视热播的年代法治大剧《重器》,以改革开放后,首批法律学生的成长故事为主线,聚焦1979年至1997年这段波澜壮阔的法治重建岁月,串联起我国法治体系从空白奠基、摸索前行到逐步完善的艰辛历程,把初代法律人的坚守与风骨演绎得淋漓尽致,让观众真正看懂中国法治一路走来的艰难与滚烫。

电视剧《重器》最动人的底色,是真实不粉饰的时代纪实。彼时我国法治建设百废待兴,法律体系不完善、司法标准不统一、大众法治意识淡薄,各类新型案件不断涌现,基层司法工作者时常在法理与人情、规则与现实之间陷入两难境地。剧中陈一众、余高远、张丽慧、夏英杰、陆则铭五位青年,怀揣着对法律的赤诚信仰走出校园,分别进入检察院、法院、律所等不同司法领域,开启了与法治事业共生的人生旅程。

作为八十年代的法治先驱、年轻法律人的精神导师,袁亦方一出场就自带法律信仰的高光,彻底扭转了李乡庭审的被动局面。整场辩论最出圈、最震撼人心的,当属袁亦方“击鼓传

花”的经典独白。他从容笃定地说:“如果自己今天因为替正义辩护站上被告席,未来一定会有人自己辩护。”这份坚守会像击鼓传花一样代代延续,鼓声永远不会停歇,直到中国真正走上完善公正的法治之路。

剧中多起经典案件,都直面情理与法理的激烈碰撞,令人深思。印象深刻的家暴反抗案中,底层女性长期遭受家暴,丈夫恶习累累、漠视亲情,她绝境反抗酿成大错,一心只求以自己的结局保全三个孩子的未来。于法理而言,她触犯律法、罪责难逃;于人情而言,她的隐忍与反抗满是底层弱者的无助与悲凉。这让我深刻明白,法律从来不是冰冷的枷锁,而是有温度的标尺。中国当下完善的法治体系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人以热血为笔、以岁月为墨,一寸寸铸就的时代成果,这就是以法治国的最好见证。

在当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电视剧《重器》的演绎,有着它极强的普法价值与时代启迪。当今社会,网络舆论纷繁复杂,碎片化信息极易引发大众非理性判断,很多人将朴素的道德情感等同于司法正义,用舆论绑架司法、

用情绪替代法理。剧中诸多案件恰恰印证了:民众的朴素正义感无法等同于法律正义,司法公正需要严谨的程序、确凿的证据和理性的判断,而非情绪的宣泄、舆论的裹挟。这为当下社会敲响了警钟,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厘清道德与法律的边界,敬畏规则、尊重司法,让依法办事、理性维权成为社会共识。

电视剧《重器》生动诠释了法治的核心真谛:法治不是迎合大众情绪,而是以统一的规则守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既不放过罪恶,也不冤枉无辜。从旧有办案思维的突破,到疑罪从无、程序正义等现代法治理念的落地,从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到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理念的深入人心,剧集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观众跳出主观好恶,建立理性、客观的法治思维。

以小人物坚守映照大时代担当,是电视剧《重器》打动人心、照亮当下的关键所在。剧中的法律人并非无所不能的英雄,他们有迷茫、有纠结、有遗憾,会在人情世故与司法底线间挣扎,会在时代局限与理想追求中两难。但无论境遇如何变化,外界如何纷扰,他

们始终坚守“公平正义”的初心,秉持严谨审慎的态度对待每一起案件,用责任与担当推动法治一点点进步。剧中十八年风雨兼程的光影演绎,他们以青春赴使命,以赤诚铸重器,用一次次坚守、一次次革新,筑牢了共和国法治的根基。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它是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让我们知法、懂法、畏法、守法,学会用法治思维看待问题、处理矛盾;对于司法工作者而言,它是一场初心回望,提醒大家手握法治重器,当怀敬畏之心,坚守司法底线、维护司法公正;于整个社会而言,它凝聚了全社会尊法、信法、守法、用法的共识,让法治成为全社会最坚实的信仰底色。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看完《重器》,我不仅读懂了中国法治发展的峥嵘过往,更深刻体会到这部剧对法治建设、社会发展和青年成长都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剧中“法律重器,一定要慎之又慎”,道尽了所有法律从业者的初心与敬畏。新时代的法治建设,告别了从零起步的艰难,需要初心不改的坚守、与时俱进的革新、矢志不渝的担当。

小说《村里的小先生》——

寒露中的小先生

□刘泽安

(上接2026年9月11日4版)

上课了,他开始检查学生的家庭作业。除了穆贵,其他同学如果迟到,要打扫教室的清洁卫生,当然这也只是象征性的处罚。

小先生余光扫了一眼教室,发现一个平常很少空着的座位。后面倒数第二排,那个叫袁岗的学生好像还没有迟到过。规规矩矩的学生,今天怎么会没到学校呢?他有些放心不下,又不好直接问,等各小组组长检查完再说。

各个组长也认真,小先生坐在讲台上等结果。这样的事每天坚持做,一方面是督促学生完成作业,另一方面也锻炼学生的能力。组长轮流当,一个人一个星期地轮换,相互督促完成作业。有时候同学之间闹点小矛盾,检查作业时分外认真,一点一横、一撇一捺都不放过,搞得被检查的同学不高兴,反过来检查时也一样认真,这样下来效果还真不赖。

“报告老师,袁岗的作业本没有交。”轮班组长向小先生报告。

他明明看见袁岗的座位是空着的:“袁岗还没到学校,哪来的作业本?”

有同学举手:“我明明看见袁岗早上到的学校,书包还鼓鼓囊囊的,不知装的什么东西,在学校的操场上神秘秘地走着,不让人知道。”

哦,那是真的吗?毕竟操场上多多少少也有十几个学生,学校就这么大一个地方,谁能看不见?当然啦,他也没太注意,袁岗属于不显山不露水的那一类,不容易让人一眼就认出来。

几分钟后,袁岗就在教室门口出现了。他有些手忙脚乱,眼光飘忽不定,显然是怕什么。他怕什么?小先生的教学风格是严管厚爱,他不用这么害怕呀。

“你们看,袁岗的书包是瘪的,书包里没装书。”肯定是刚才举报袁岗的同学首先发现了这个秘密,其他同学不可能专门去注意袁岗的书包。只不过这一句话提醒了同学们。确实,一看袁岗的书包是空的,装没装书完全是不同的样子。一个书包不用来装书,干吗去了?早晨还是鼓鼓的呢!

袁岗没说什么,在大家注视的眼神中默默地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小先生想问他,却不知从何问起。

下课,袁岗一扫迟到的懊恼,溜烟就去了操场上玩。学生们玩自制的秋千、跳绳、打马叉什么的,一派欢乐景象。

小先生在讲台上没有离开,极个别的同学也坐在教室里赶作业或看书。那时课外书很少,有几本连环画就不错了。那几本连环画还是小先生从老家带过来的,被翻得薄了许多,图画纸上手印重叠,同学们看一遍的多,看两遍三遍的也不少。

有一个同学走向袁岗的座位,趁大家不注意打开了袁岗的书包:“啊,真的是一本书都没有!读书的儿郎没有书,回家去要让黄荆棍吃肉咯。”

“这样不好吧,乱翻别人的书包。”一个同学说。其实,小先生也想知道袁岗的书包里为什么没有书,早上那里装的是什

么。

小先生走近袁岗的座位,看了看袁岗的书包,发现书包里有零散的几根玉米须,玉米须掉了在书包里,不注意还看不出来。看来这孩子也不是故意不装书的,肯定有什么不好说的

事,他也不愿给别人说。

想不到的是,袁岗回到教室发现书包被人翻过,十分冒火,跳起脚骂了好几句粗话,搞得同学们劝的劝、说的说,几个要好的同学搂了他一阵子,他才歇了下来。

小先生知道翻书包这件事是同学不对,对于迟到和作业未交的事也没有责怪袁岗。但他在中午回到宿舍时,一切都明白了。

窗台上码着七八个嫩玉米,不太整齐也不零乱。那嫩玉米也是同学们口中的苞谷。七八个玉米棒子大小不一,可每一粒玉米却是饱满的,越看越想吃,看得他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个时候小先生真觉得有点亏欠袁岗同学,学生的一腔热情被他辜负了。

他要找袁岗聊一聊,搞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按照穆支书的说法,小先生的菜不用担心,在板栗村小学不会出现断顿的情况,只会出现菜吃不完的情况,所以他去找高大叔商量找地种菜的事才没有被答应。

下午放了学,小先生特意给袁岗打招呼,让他等一会儿。同学们议论纷纷,对袁岗来说,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这是小先生在板栗村小学放学后第一次留了学生,按照以前老师的惯例,挨批评的概率更大一些。

袁岗在教室里等小先生,小先生把他叫到山茶花树下,从教室里搬来两个板凳,袁岗就坐在小先生的对面,师生之间倒也不拘束。

“袁岗,我第一次见你作业本上的名字,就有点好奇。为什么取这个‘岗’字?一般都是‘刚才’的‘刚’字。”小先生从他的名字说起。

“小先生,我刚上学时,爸爸告诉我写这个字。开始也不懂是啥意思,后来爸爸说板栗村就是山坡坡山岗岗多,这个‘岗’也是可以的。”袁岗一说,小先生就清楚了他爸爸取这个名字的大概意思,村庄的人都是这样朴素。

小先生忍不住说起了嫩苞谷的事:“袁岗,你用不着为了把苞谷塞进书包,连课本都弄出来了,这不好。不过,老师还是要谢谢你。”

“爸爸告诉我,小先生的菜不能少,几个社轮换着带。嫩苞谷不一定有人带,就让我多装几个来,嫩嫩的,好煮好吃。”袁岗的意思是菜不缺,因为村庄的几个社的学生轮着带,其他的就看老百姓自愿。

“真的谢谢你和乡亲们!”

袁岗抿嘴笑了笑,他透露的这个秘密,小先生应该想到了却没有认真去想,每天窗台上的纸条和菜让他有些习惯了。

“袁岗啊,今后不能让我吃了苞谷而书包什么也没有吃到,这就是你的不是啦,记住了吗?你爸爸妈妈肯定也不是那个意思。”

袁岗点了点头:“小先生,是我自作主张,为了装苞谷把书腾出来的,不是爸爸妈妈的主意,我想简单方便,不容易被同学看见,免得他们跟我比。小先生,拿嫩苞谷,我是第一个,也是第一份。”

原来袁岗还有这一层意思,难为孩子了。 (未完待续)

红岩精神永放光芒

□刘昌云

歌乐山麓葬忠魂，
红旗映日景如春。
追思先烈人潮聚，
志士长眠壮乾坤。
肃立丰碑怀峻节，
凛然正气贯云天。
勇摧旧制除沉疴，
敢换山河日月妍。
犹忆当年囚狱苦，
刑摧筋骨志愈坚。
千般酷刑初心在，
一片忠忱炳宇寰。
狱中八条凝血血，
字字铮铮唤清廉。
警钟长鸣恒自省，
固基正本肃贪贫。
红岩傲雪红梅艳，
赤帜凌云华夏兴。
复兴伟业宏图展，
勇立潮头启新程。
神州巨舫乘风起，
浩荡征途踏浪行。
三个务必恒自励，
从严治党风常清。
八项规定明底线，
肃除特权守清明。
三不腐筑金刚壁，
自我革命永不停。
红岩精神昭千古，
初心如炬勇担当。
万众同心兴伟业，
红色江山代代昌。

蔡风

水墨南州

□刘琦



信的那头是家

□杨力

表弟军校毕业分配去边防连队,表舅赶去送行。

在送别的火车站,表舅见到了穿上新军装的表弟。表舅手上提着一个有些年头的皮箱,趁火车鸣笛前的空隙,从皮箱里掏出一个有些锈迹的铁盒。

“看看吧。”表舅掀开盒盖,“都是我和你妈当年的通信。”

铁盒里全是被岁月浸透的信。表弟小心翼翼抽出一封,表舅妈娟秀的字迹铺展开来:“志刚,今日收到你寄来的界碑旁的碎石,边疆的风,想必比

家乡的灶火还要烈吧?”背面是表舅的回笔:“那块石头嵌在哨所东面的界碑基座下,巡逻时见它被风雪磨得圆润,便拾了磨平写上日期。想到能寄给你看,就值了。”

1993年,表舅十八岁,在昆仑山海拔四千多米的哨所驻守,表舅妈在四川一个小县城读师范学校。那时打电话要转接三次,一分钟话费抵上小半月津贴。于是他们靠写信联络,一封信在路上走一个月,如赶上大雪封山,等三个月也是常事。

表舅又抽出一封:“第三十七封,我提干那天写的。”

表舅展开,表舅的字迹写到后半段明显乱了笔锋:“今天巡逻遇见了狼群,我举着刺刀吼国歌,那群畜生居然退了。战友说我疯了,可我当时满脑子都是你信里那句‘等你回家’。”表舅妈的回信里夹着一朵干枯的梔子花:“我每天放学都去邮局问,今天终于等到了。学生们笑我

抱着信纸在操场转圈。”

第一百零二封信,表舅写道:“老班长退伍前把望远镜留给我,说‘替我再看看界碑上的国徽’。我站了整夜岗,星星低得仿佛能伸手摘下来。忽然明白,守在这里,就是为了让那些想摘星星的人,安心地去摘。”表舅妈后来在信里回复:“学校后山修了观景台,能看到最远的雪山。我每周都去,想象你正从其中一道山脊走过来。”她开始在每封信末尾画一个小小的简笔人形,面朝北方。

最后一封写于2002年初春:“今日有喜。你要当爸爸了。这孩子将来,怕是也要走很远的路。”表舅没有回这封信。二十天后,他揣着信纸请了探亲假,坐了七天火车赶回四川。那个“要走很远的路”的孩子,就是读完军校即将奔赴远方的表弟。

表舅把信一封封收好,“你妈跟了我这些年,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不到三年。但每封信都在说同一句话,无论多远,家就在信的那头。守边的人心里揣着两条路,一条是脚下的国境线,一条是回家的铁轨。它们永远不会交汇,

但少了一条,另一条就没了方向。”

火车缓缓启动了,表舅隔着玻璃端端正正向表舅敬了个礼。表舅的目光追随着远去的火车,半晌,也举手回敬了一个礼。

表弟去了边疆。第一个周末,他铺开信纸,把哨所的日出与星辰、对父母和家乡的想念,一笔一画写进信里。他在信中写道:“从前读那些泛黄的信纸,只觉得感动;如今站在同样的星空下,才真正读懂了字里行间的分量。守边的人心里确实揣着两条路,它们永不交汇,但正是这份永不交汇,让每一封家书都成了一块界碑,每一次离别都筑成了国境线上最坚硬的砖石。”

表舅也备了一个盒子,用来装父母的家书,还有写给未来心上人的情话,写给未来孩子的叮嘱——这些不是靠电话里匆匆几分钟的寒暄可以表达的。那些落在纸上的字蘸着边关的风雪,记录下戍边军人的日日夜夜,终将像表舅的雪莲标本和表舅妈的梔子花一样,在某一天被另一双手小心展开,让下一代人看见:守边的人心里装得下万里山河,也装得下一封薄薄的信。爱小家,所以守大家;守大家,便是护小家。表弟正像父辈当年那样,把思念叠进信纸,把信念站成界碑,把军人的大爱,一字一字地,传下去。

